

”誰來聽我說”影片介紹

陳宜君

8y394968@ms23.tisnet.net.tw

幾乎要撕裂黑夜的爭吵聲，劃開了整部影片，在看不清對方的黯黑街道上，我們來不及辨識憤怒的嘶喊聲，究竟是捍衛生存的潑辣戰鬥、還是絕望的最後掙扎。卻預感到，影片即將揭露一場瀕臨人性臨界點的試煉。

片子的前段，我們看見一群工人們像蜘蛛人一樣，在陡峭的山崖間，矯捷的爬行、垂吊著。原來，他們正帶著笨重的噴管，對土石流的山壁大量噴灑水泥漿，試圖固著鬆滑下墜的土壤。導演帶著攝影機，憑著簡單的繩索和網子，同工人一起爬上崖壁，將高空拍攝時暈眩、搖晃的臨場感，傳遞給觀眾，我們也似乎掉入這個高度專注而緊張的工作現場。

被水泥封住的山坡，無法長出足以抓住土壤的植物，以這樣的方式治標，能夠解決土石流的問題嗎？一層薄薄的水泥殼，又能抵擋巨大的地心引力多久呢？巨大的疑問只能留到影片看完之後，再慢慢發酵。重點一轉，我們進入了工人收工後的生活——他們因應這種到處流浪的工作型態，在山裡搭建臨時的工寮，共同煮飯搭伙，帶著女友或一家大小，過著集體生活。我們開始認識這些工人的面孔個性、以及他們的家人。

美麗爽朗的工頭太太，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，盡量坐在能夠遙望丈夫的位置上工作（工頭這時已成為山壁的一個小點），她負責帳務及採買，和另一位工人的太太，共同準備這個臨時大家庭的一天民生所需。在影片前段，我們經常見她扮演工人之間的和事佬，安撫眾人的情緒。但是當影片越來越進入工人膠著的處境，負責發薪水的老闆娘，竟然成為影片中的眾矢之的，不斷強悍的與男人們大聲爭執。

收工後，工人們慣常喝個小酒，排遣長時間危險工作中所壓抑的緊張。一旦幾杯下肚，長期累積的不爽，往往在這個時候爆發出來。一幕幕抱怨、哭泣、衝突、酒後吐真言、甚至夫妻大打出手，在這個奇特的大家庭中，真實的上演著。

原來這群天天出生入死的工人，竟然老是領不到工資。雖然攝影機”禮貌的”迴避了工程雇主的面目，不過我們仍清楚地看見，雇主一再有肆無恐的拖延工資，工頭卻總得小心翼翼的和雇主維持”良好”關係，以保障得來不易的下個案源。然而回到工寮，工頭要面對的，是工作夥伴們食指浩繁的家人。工作難找，為了圖個溫飽，這群原住民接下普通人望之卻步的危險工作，然而微薄的薪水一拖再拖，工人們不僅對工頭失去耐性，連帶的，工人們與家人、女友之間，也瀕臨了

隨時發飆的臨界點。

雇主是地方政府或公共工程機關？問題到底出在哪裡？作者並不追問，只繼續以手術刀般鋒利的攝影機，切入工人們的生活現場。藉由攝影機冷靜的旁觀、貪婪的獵取，導演以剝洋蔥般的精準，拼貼出一幕幕關於勞資糾紛、兩性關係、原漢矛盾的沉痛悲劇。當攝影機窺伺著夫妻爭執打架的難堪，我們幾乎為攝影機無所不在的潛入，感到忐忑不安；而當年輕的工人向導演感嘆：漢人總是嘲笑他們酗酒時，我們幾乎要冒出共犯般的罪惡感了。

導演有意模糊化他們所處的時空，既不交代這片土石流山壁的位置、也不告訴我們這群人的業主是誰。甚至在影片中，背景總是一片漆黑，他們好像是一群被徹底隔絕、遺忘的人類，孤絕的陷入生存掙扎。在導演的處理之下，這個真實的人生處境，竟像是一篇存在主義式的寓言故事。我們看到的，似乎不只是這群原住民的生命故事，而是藍領階級們普遍的命運困境。

這部影片的鏡頭，不帶任何煽情或批判控訴，但是透過攝影機的現場逼視，影片成了邊緣世界帶回來的真實訊息。看完之後，一連串影片中來不及發作的疑問，開始在腦中縈繞不去。

這部影片的導演蔡一峰，目前仍就讀於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三年級。他曾經是資深的台視導播，隨著節目製作報導，深入台灣的各角落，長期的工作經驗，累積了對台灣的深刻關懷視野。這部以原住民為題材的影片，目前獲得本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（2002年十二月七號開始，在台北舉行一個星期）的台灣獎入圍。影片中不僅反映了九二一地震後，土石流侵擾下的台灣，同時深入長期以來飽受主流價值遺忘的原住民生活世界，透過真誠的互動，細膩反映出在不公平的僱傭關係與社會體制之下，原住民普遍面對的命運困境。

前一陣子媒體上關於馬告國家公園的紛爭，強烈反應出泰雅族原住民對國家體系的不信任感。電視機前的觀眾可能會感到納悶：為什麼原住民會對這個善意的生態保育政策，產生這麼大的反彈呢？然而觀察立法院最近處理蘭嶼核廢料的態度，再對照這部影片，我們發現，從中央立法機關，到地方行政部門，政府單位對原住民欺騙、輕視、敷衍的態度，竟然如出一轍。我們不禁要憤怒的感嘆：誰能告訴我們，這個世界究竟怎麼了呢？